

詹 鏌 主 編

李 白 全 集 校 注 彙 釋 集 評

詹鎭 主編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
七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李太白文集卷第二十二

歌詩四十五首

感遇

越中秋懷

【題解】

王注：「越中，唐謂之越州，又謂之會稽郡，隸江南東道。」《繫年》：「詩云：『一爲滄波客，十見紅蕖秋。』乃謂去朝已十年也。當是至德元載秋遊剡中時作。」

越水遶碧山，周迴數千里。乃是天鏡中〔一〕，分明盡相似（一本首四句云：蹈海思仲連，遊山慕康樂。攀雲窮千峯，弄水涉萬壑。下同）。愛此從冥搜〔二〕，永懷臨湍遊（一作林湍幽）。一爲滄波客，十見紅蕖秋〔三〕。觀濤壯天險〔四〕，望海令人愁。路遐迫西照，歲晚悲東流〔五〕。何必探禹穴〔六〕？誓將歸蓬丘〔七〕。不然五湖上〔八〕，亦可乘扁舟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題作淮海書情。

〔盡相似〕盡，王本作畫。按畫字爲勝。

〔越水……盡相似〕一本首四句云：蹈海思仲連，遊山慕康樂。攀雲窮千峯，弄水涉萬壑。下同。〕咸本首四句與一本首四句同。

〔臨湍遊〕一作林湍幽。〕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林湍幽注。劉本、胡本，遊作幽。咸本作林壩幽。

〔滄波〕波，蕭本、許本、嚴評本俱作浪。劉本注云：波，一作浪。

〔誓將〕誓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逝。

〔歸蓬丘〕歸，咸本作棲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天鏡，楊注：「王羲之曰：每行山陰道上，如鏡中遊。」李白《下尋陽城秋汎彭蠡寄黃判官》：「開帆入天鏡，直向彭湖東。」《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》：「昔聞顏光祿，攀龍宴京湖。樓船入天鏡，……」天鏡，指湖面。

〔二〕冥搜，《文選》卷一一孫綽《遊天台山賦序》：「非夫遠寄冥搜，篤信通神者，何肯遙想而存之。」冥搜，李善注：「搜訪幽冥也。」

〔三〕朱注：「紅蕖，荷花也。」二句意謂自隱居以來，已有十年。

〔四〕觀濤，王云：「越地左繞浙江，江有濤水，晝夜再上。枚乘《七發》：『觀濤於廣陵之曲江。』正謂此江也。」壯天險，謂天險之雄壯。

〔五〕「路遐」二句，謂日已向西，而路途遙遠，心中急迫，歲晚年暮，而見水之東流不可復返，爲之心悲。

〔六〕禹穴，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：「二十而南遊江淮。上會稽，探禹穴。」張晏曰：「禹巡狩至會稽而崩，因葬焉。上有孔穴，民間云禹入此穴。」《水經注》卷四〇《漸江水》：「（會稽）山東有湮井，去廟七里，深不見底，謂之禹井。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。」《方輿勝覽》卷六浙東路紹興府：「禹穴在紹興府龍瑞宮之側。東萊云：大石中斷成罅，殊不古。殆非司馬子長所探也。」安注：「『探禹穴』乃景仰古賢聖之舉，詩曰『何必』，正見此期對功業之淡漠。」

〔七〕誓將，一作逝將，《詩·魏風·碩鼠》：「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。」鄭箋：「逝，往也。」蓬丘，漢東方朔《海內十洲記》：「蓬丘，蓬萊山是也。對東海之東北岸，周迴五千里。」

〔八〕五湖，宋朱長文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中：「舊傳五湖之名各不同，《圖經》以謂一曰貢湖，二曰遊湖，三曰胥湖，四曰梅梁湖，五曰金鼎湖，又曰菱湖。酈善長以謂長塘湖、貴湖、上湖、涇湖、就太湖而五。虞仲翔云：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，南通烏程霅溪水，西通義興荆溪水，北通晉陵涇湖水，東連嘉興韭溪水，凡五道，謂之五湖。」《國語·越語》：「（范

蠡）遂乘輕舟，以浮於五湖，莫知其所終。」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：「范蠡既雪會稽之恥，……乘扁舟浮於江湖。」

朱曰：「《越中秋懷》，言越水遶乎碧山，周遭而迴轉者有數千里之遙，分明天鏡之相似也。吾甚愛之，將欲窮搜而永遊焉。（以下六句串講不妥，從略，參閱注〔三〕）至注〔五〕。」況歸路既遙而歲亦暮矣，我非一方之士也，何必拘拘於此而專探於禹穴乎？逝將歸於蓬萊之丘以從仙遊。如其不然，五湖之上亦可乘扁舟而長往也，非仙則隱，有何不可乎？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『蹈海』四句太尋常，此『越水』四句稍有氣骨。但『天鏡』二句鎔鍊未至，『乃』、『似』二字尤拙。『愛此』四句圓活。『觀濤』四句勻穩。」

效古二首

【題解】

朱曰：「此白效古之作，自敘出處之意。」

朝入天苑中〔一〕，謁帝蓬萊宮〔二〕。青山映輦道〔三〕，碧樹搖煙空。謬題金閨籍〔四〕，得與銀臺通〔五〕。待詔奉明主〔六〕，抽毫頌清風〔七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敦煌殘卷錄第一首。題作古意。

〔煙空〕煙，咸本作蒼。注云：一作煙。

〔頌清風〕頌，朱本作順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天苑，朱注：「天苑，天子之苑也。」王注：「天苑，禁苑也。」

〔二〕蓬萊宮，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：「大明宮在禁苑東南，西接宮城之東北隅，長千八百步，廣千八十步，曰東內。本永安宮，貞觀八年置，九年曰大明宮，以備太上皇清暑，百官獻貨以助役。高宗以風痺，厭西內湫濕，龍朔三年始大興葺，曰蓬萊宮。咸亨元年曰含元宮，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。」

〔三〕輦道，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載《上林賦》：「輦道儷屬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輦道，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。」

〔四〕金閨籍，《文選》卷三〇謝朓《始出尚書省》：「既通金閨籍，復酌瓊筵禮。」李善注：「金閨，即金門也。《解嘲》曰：『歷金門，上玉堂。』應劭《漢書》注曰：籍者，爲二尺竹牒，記其年紀、名字、物色，懸之宮門，案省相應，乃得入也。」朱注：「籍，以竹爲之，書其爵名於上，以進內朝，即今朝廷門籍之類也。唐制，銀臺司掌奏章，今通政司也。李白爲待詔供奉翰林，故每朝題籍而通進也。金閨，天子之門也。」

〔五〕銀臺，《唐六典》卷七：「大明宮……紫宸殿……殿之東曰左銀臺門，西曰右銀臺門。」李白《相逢行》：「朝騎五花馬，謁帝出銀臺。」

〔六〕待詔，《通鑑》唐紀天寶十三載：「上（玄宗）即位，始置翰林院，密邇禁廷。延文章之士，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，謂之待詔。」胡三省注：「唐，天子在大明宮，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；在興慶宮，院在金門門內。若在西內，院在顯福門內。若在東都及華清宮，皆有待詔之所。其待詔者有詞學、經術、合煉、僧、道、卜、祝、術、藝、書、弈，各別院以廩之，日晚而退，其所重者詞學。帝即位以來，張說、陸堅、張九齡、徐安貞、張垍等召入禁中，謂之『翰林待詔』。」

〔七〕清風，《詩·大雅·烝民》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」毛傳：「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。」

第一段，朱曰：「言朝廷入乎天苑之中（按，當爲：朝晨入乎禁苑之中）。謁帝於蓬萊之宮，青山映乎輦道，而碧樹搖於煙空。通籍金闥以達銀臺而得見乎天子，待詔供奉以近休光，染翰抽毫以頌清風，忝以文辭之麗，仰承聖明之眷顧也。」

歸時落日晚，蹢躅浮雲驄〔一〕。人馬本無意，飛馳自豪雄。入門紫駕騶〔二〕，金井雙梧桐〔三〕。清歌弦古曲，美酒沽新豐〔四〕。快意且爲樂，列筵坐羣公〔五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落日〕日，胡本作花。

〔蹀躞〕王本作蹀躞。

〔雙梧桐〕敦煌殘卷本作花綠桐。此句後敦煌殘卷多「佳人出繡戶，含笑嬌鉛紅」二句。

〔弦古曲〕弦，敦煌殘卷作紹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蹀躞，往來小步貌。浮雲驄，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：「文帝自代還，有良馬九匹，皆天下之駿馬也，一名浮雲，一名赤電……」

〔二〕紫鴛鴦，楊注：「《西京雜記》曰：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築園，激流水注，內養紫鴛鴦。」

〔三〕金井，施有雕欄之井。

〔四〕新豐，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：「太上皇徙長安，居深宮，悽愴不樂，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，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，酤酒、賣餅、鬥雞、蹴鞠，以此爲歡。今皆無此，故以不樂。高祖乃作新豐，移諸故人實之，太上皇乃悅。故新豐多無賴，無衣冠子弟故也。」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一關內道昭應縣：「新豐故城，在縣東十八里，漢新豐縣城也。漢七年，高祖以太上皇思東歸，於是置縣，徙豐人以實之，故曰新豐。」

〔五〕列筵，《文選》卷二八謝靈運《樂府》：「列筵皆靜寂。」呂延濟注：「列筵，謂

四座也。」朱注：「羣公，諸朝貴也。」

第二段，朱云：「言每早入朝，至晚而歸，馬足躑躅，有若浮雲。人馬飛馳，自爾豪雄。豈有意誇耀於人哉。朝罷回家，入於門內，又見紫鴛鴦之戲乎園池，梧桐之蔭乎金井。清歌美酒以快一時之樂，列筵而坐者皆朝中之貴客也。」

光景不可留，生世如轉蓬〔一〕。早達勝晚遇〔二〕，羞比垂釣翁〔三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生世〕世，嚴評本作時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曹植《名都篇》：「光景不可攀。」轉蓬，《文選》卷二九曹植《雜詩六首》：「轉蓬離本根，飄飄隨長風。」李善注：「《說苑》曰：魯哀公曰：秋蓬惡其本根，美其枝葉，秋風一起，根本拔矣。」

〔二〕早達，《南史·張纘傳》：「（纘）年二十三，善明見而嗟服，累遷尚書吏部郎，俄而長兼侍中，時人以爲早達。」

〔三〕垂釣翁，王注：「垂釣翁，謂呂尚，年八十釣於渭濱，始遇文王。」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：「呂尚蓋嘗窮困，年老矣，以漁釣奸周西伯。西伯將出獵，卜之曰：『所獲非龍非

彰，非虎非羆，所獲霸王之輔。」於是西周伯獵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，大悅，曰：『自吾先君太公曰：當有聖人適周，周以興，子真是邪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』故號之曰太公望，載與俱歸，立爲師。」

第三段，朱曰：「承上而言我之遭遇如此，一時顯榮固爲幸矣。然而歲月易邁，蹤跡無常，須及時而爲樂，早達者勝於晚遇。蓋晚景無多，雖榮華富貴亦不得以久享也。如太公垂釣八十而遇文王，縱有爵位，亦已老矣。我則異於是也。當年富之時，受天子之寵，取樂實多，非此翁之可比也。」

蕭曰：「此詩樂富貴之體也。」

楊雄《敦煌寫本李白詩芻議》：「這是李白一生中最得意時候的詩作。詩寫了一天，從『朝入天苑』到晚上與『羣公』『列筵』，極盡『早達』『快意』之欣喜。……從詩中『青山』『碧樹』等描寫看來，當作於春夏之際。而天寶三年春未行之前，已是勢在必行了，所以不會是天寶三年之作。剩下的春夏只有天寶二年，詩當作於此時。」

張錫厚《敦煌本李白詩集殘卷再探》：「『佳人出繡戶，含笑嬌鉛紅』二句，今本全無。……按該詩主要寫朝入天苑，待詔明主，歸時晚，有清歌美酒爲樂。若無『佳人』、『含笑』句，則不知清歌古曲緣何而來，列筵羣公也失卻助興的佳人，故以敦煌本爲善。」（《中國李白研究》一九九二——一九九三年集）

【集評】

嚴羽評：「人馬本無意，飛馳自豪雄」——「得意馬疾，正易於說馬有意，今偏帶人說無意，更意思。」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大約步驟子建《名都篇》，儘峭勁有神。」「『碧樹搖煙空』——『煙空』虛泛，對上偏枯。」「人馬本無意，飛馳自豪雄。」——「人馬二句本色說，說得入情，所謂貴清真也。」結尾——「結是俊快人語。」

其二

自古有秀色，西施與東鄰。蛾眉不可妬，況乃效其嚬^{〔三〕}。所以尹婕妤，羞見邢夫人^{〔四〕}。低頭不出氣，塞默少精神。寄語無鹽子，如君何足珍！

【校記】

〔效其嚬〕嚬，咸本、元刊二十六卷本、朱本俱作顰。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曠。並同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東鄰，《全漢文》卷二一司馬相如《美人賦》：「臣之東鄰有一女子，雲髮豐豔，

蛾眉皓齒，顏盛色茂。」西施，〈莊子·天運〉：「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。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曠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見之，堅閉門而不出；貧人見之，挈妻子而去之走。彼知曠美，而不知曠之所以美。」陸德明注：「蹙額曰曠。」

〔二〕邢夫人，朱注：「婕妤、夫人，皆女官名。」〈史記·外戚世家〉：「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。……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幸，有詔不得相見。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。帝許之，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，爲邢夫人來前，尹夫人前見之曰：『此非邢夫人身也。』帝曰：『何以言之？』對曰：『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。』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，尹夫人望見之曰：『此真是也。』於是乃低頭俛而泣，自痛其不如也。諺曰：美女入室，惡女之仇。」

〔三〕「低頭」二句，〈史記·日者列傳〉：「出市門，僅能自上車，伏軾低頭，卒不能出氣。」塞默，默不作聲，如口塞然。〈顏氏家訓·勉學〉篇：「公私宴集，談古賦詩，塞默低頭，欠伸而已。」

〔四〕無鹽，〈新序〉卷二：「齊有婦人極醜無雙，號曰無鹽女。其爲人也，白頭深目，長壯大節，昂鼻結喉，肥項少髮，折腰出胸，皮膚若漆。」

第二首，朱曰：「上言承君之寵，此言失寵之由，以才而見忌於人也。夫士之才，猶女之有色也，士以才而見忌，猶女以色而見忌也。女之有秀色者，自古有之。越之西施與楚東鄰之子，皆天下之殊艷也。其蛾眉之秀麗者，既不可妬矣，捧心而顰者又豈可以效乎？效之恐失其

真，徒自增其醜耳。女之妍媸，出於天就，不可人力而強爲者。所以尹婕妤一見邢夫人，即低頭自泣，氣沮神喪，自痛其不如，不出一語而心服也。彼無鹽者，婦人之極醜者也，又安敢與西施邢夫人輩爭妍媸乎？白蓋以西施、邢夫人自比，以無鹽比讒人也。此必是明皇聽貴妃力士之讒，待白之薄，白不自安，將求還山之時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：「低頭不出氣，塞默少精神」——「形容入微。」末二句——「妬不得，效顰不得，有色無德不敢見，有德無色不足珍，贊色極矣。而嘆世之意，見於言外，真得古人之情。」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寫妬意亦是風致，但語猶未甚工。」「『蛾眉』二語更是玄超。」

蕭曰：「此詩刺時以色相尙而不好德者，故末句反言之曰『寄語無鹽子，如君何足珍』也。」

朱諫《李詩選注》：「按此二詩，前之詞似乎誇，後之詞涉乎忿。蓋未知道之士，得則驕，失則悶。驕則詞多誇，悶則詞多忿。白之所以爲狂而放也。若杜子者，其志在於國家之喪亂，故得亦憂，失亦憂，甘於貧賤，而不自屈其所見所立，固非白之可及也。」

《詩歸》卷一五：「自古有秀色，西施與東鄰。蛾眉不可妬，況乃效其顰？」鍾惺批：「說得細人冰冷。」譚元春批：「妬且不許，況可學乎？把妬者說好了些，使庸俗人愧死。」鍾惺批：「從來妬人，原比效人者高一層。」「所以尹婕妤好，羞見邢夫人。低頭不出氣，塞默

少精神。」——鍾惺批：「尹婕好自是虛心有資性女子，『塞默』二字如睹其面。」末二句，譚元春批：「『寄語』二字，笑倒人。」

應時《李詩緯》云：「孤憤絕人。」又評「蛾眉不可妬，況乃效其曠。」——「奇語亦快語。」丁龍友云：「王維詩教人效曠，是言天下無真才；此言曠不可效，是言天下無虛名。」

《唐宋詩醇》卷八：「凡效古擬古之作，皆非空言。必中有所感，藉以寄意。故質言之不得，則以寓言明之；正言之不可，則反其辭以見意。白之高曠，豈沾沾以早達自喜，誇蛾眉而嗤醜女者哉！刺之深，諷之微也；真得古樂府之遺。讀者以意逆志，得其言外之旨可也。」

【備考】

《校注》：「按：二詩蓋在長安時有感於遇合之艱而作，前一首尤當與本卷之《翰林讀書言懷》合看。證以古風中之以揚雄、嚴遵自比，益爲明顯。《唐宋詩醇》云：沾沾以早達自喜，殊誤會。其實詩意正以早達指當時之貴倖，而以晚遇指本人也。」

安注：「『其二』已言及遭妬事，然略不以爲意，知詩之作必在待詔翰林未久時。」

感寓二首

其一

【題解】

此首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胡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編爲《古風五十九首》其十六。鮑照《贈故人馬子喬詩》之六：「雙劍將別離，先在匣中鳴。煙雨交將夕，從此遂分形。雌沉吳江裏，雄飛入楚城。吳江深無底，楚闕有崇扃。一爲天地別，豈直限幽明。神物終不隔，千祀儻還并。」蕭曰：「太白之詩似擬此作。」徐禎卿云：「此篇白自況也。」朱諫《李詩選注》：「此白以寶劍取喻賢才之難於久棄而終當見用也。」林兆珂《李詩鈔述注》：「以比賢者雖厄，終當見用於時，不久淪落耳。此亦太白自負之詞。」

寶劍雙蛟龍〔一〕，雪花照芙蓉〔二〕。精光射天地〔三〕，電騰不可衝〔四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電騰〕電，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雷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雙蛟龍，《晉書·張華傳》：「初，吳之未滅也，斗牛之間常有紫氣，……及吳平之後，紫氣愈明。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，乃要煥宿，……因登樓仰觀，煥曰：『僕察之久矣，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。』華曰：『是何祥也？』煥曰：『寶劍之精，上徹於天耳。』……華大喜，即補煥爲豐城令。煥到縣，掘獄屋基，入地四丈餘，得一石函，光氣非常，中有雙劍，并刻題：一曰龍泉，一曰太阿。其夕，斗牛間氣不復見焉。煥以南昌西北巖下土以拭劍，光芒艷發。大盆盛水，置劍其上，視之者精芒炫目。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，留一自佩。或謂煥曰：『得兩送一，張公豈可欺乎？』煥曰：『……靈異之物，終當化去，不永爲人服也。』華得劍，……報煥書曰：『詳觀劍文，乃干將也，莫邪何復不至？雖然，天生神物，終當合耳。』……華誅，失劍所在。煥卒，子華爲州從事，持劍行經延平津，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。使人沒水取之，不見劍，但見兩龍各長數丈，蟠綯有文章。沒者懼而反。須臾，光彩照水，波浪驚沸，於是失劍。華歎曰：『先君化去之言，張公終合之論，此其驗乎！』」朱諫注：「寶劍曰蛟龍，以其變化言之也。」

〔二〕「雪花」句，朱注：「雪花者，言劍體之明也。芙蓉，鋒鏑之艷也。」《越絕書》卷一一《外傳記寶劍》：「昔者，越王句踐有寶劍五，聞於天下。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，王召而問之曰：『吾有寶劍五，請以示之。』……王取純鉤，薛燭聞之，忽如敗；有頃，懼如悟，下階而深惟，簡衣而坐望之。手振拂揚，其華粹如芙蓉始出。」